

王安忆

我爱比尔

月色撩人

新加坡人

香港的情与爱

香港的情与爱

王安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港的情与爱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8
(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)
ISBN 978-7-5321-4837-0

I. ①香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8258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陈 征
策 划 杜 晗
责任编辑 郑 理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香港的情与爱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875 插页 2 字数 266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837-0/I · 3785

定价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636

目录

001

我爱比尔

101

月色撩人

227

新加坡人

291

香港的情与爱

我爱比尔

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，出现一棵柏树。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，一会儿在左，一会儿在右。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，没有人影。天是辽阔的，有一些云彩。一辆大客车走在土路上，颠簸着。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，心想，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。

说起来，那是十年前了。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二年级。在这个活跃的年头，阿三和她的同学们频繁地出入展览会、音乐厅和剧场，汲取着新鲜的见识。她们赶上了好时候，什么都能亲闻目睹，甚至还可能试一试。阿三学的是美术专业，她同几个校外的画家，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。比尔就是在这画展上出现的。

画展的另两个画家，是阿三业余学画时期的老师，也是爱护她的大哥哥，都是要比阿三年长近十岁的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代。在他们的画里，难免就要宣泄出愤懑的情绪，还有批判的意识。相比之下，阿三无思无虑的水彩画，便以一股唯美的气息吸引了人们。在圈内人的座谈会上，阿三声音颤抖地发言，说她画画只是因为快乐，也吸引了人们。这阵子，阿三很出了些风头。当然，随着画展结束，说过去也过去了。重要的是，比尔。

比尔是美国驻沪领馆的一名文化官员。他们向来关注中国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，再加上比尔的年轻和积极，自然就出现在阿

三这小小的画展上了。比尔穿着牛仔裤，条纹衬衣，栗色的头发，喜盈盈的眼睛，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青年形象。他自我介绍道：我是毕和瑞。这是他的汉语老师替他起的中国名字，显然，他引以为荣。他对阿三说，她的画具有前卫性。这使阿三欣喜若狂。他用清晰、准确且稚气十足的汉语说：事实上，我们并不需要你来告诉什么，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东西，就足够了。阿三回答道：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东西。比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，他伸出一个手指，有力地点着一个地方，说：这就是最有意思的，你只要你的，我们却都有了。

这几句对话沟通了他们，彼此都觉着很快活。

比尔问阿三，“阿三”这名字的来历。阿三说她在家排行第三，从小就叫她阿三，现在就拿这来作笔名。

比尔说他喜欢这个名字。阿三也问他“毕和瑞”这名字的意思。比尔认真地解释给她听，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，“和”是“万事和为贵”的“和”，“瑞”是“瑞雪兆丰年”的“瑞”。阿三见他出口成典，就笑，比尔也笑，再加上一句：我喜欢这个名字。阿三觉着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有点傻，你逗他，他却认认真真地回答你，你笑，他也笑。他随和得叫阿三都不相信，怎么都行似的。可阿三也能看出，他不怎么愿意叫他比尔。如要叫他毕和瑞，却又轮到阿三不愿意了，她觉得这是个名不副实的名字。于是她对比尔说：你要我叫你中国名字，你就也要叫我英文名字。比尔就问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，她临时胡诌了一个：苏珊。比尔说：这个不好，太多，我给你起一个，就叫 Number Three。阿三这时发现，比尔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老实。

就像爱他的中国名字一样，比尔爱中国。中国饭菜，中国文字，中国京剧，中国人的脸。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，有一辆自行车，骑着车，汇入街道上的车流之中。现在，他的身边有了阿三，骑的是女式跑车，背着一个背囊，像是要跟着他走天涯似的。其实呢，两人赛车般地疯骑着，最后是走进某个宾馆，去那咖啡座喝饮料。这种地方，是有着势利气的。有一回，比尔去洗手间，阿三一个人先去落座，一个小姐过来送饮料单，很不情愿的表情，说了句：要收兑换券。阿三不回答她，矜持地坐着。等比尔回来，在她对面坐下，小姐再过来时，便是躲着阿三眼睛的。阿三心里就有些好笑。还有些时候，遇到的是一个轻浮的小姐，和比尔打得火热，而把阿三晾在一边，阿三心里也好笑。再听到比尔歌颂中国，就在心里说：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可不一样。不过她并不把这层意思说出口，相反，她还鼓励比尔更爱中国。她向比尔介绍中国的民间艺术：上海地方戏，金山农民画，到城隍庙湖心亭喝茶，还去周庄看明清时代的民居。

周庄真是把比尔迷住了。那些小石桥在比尔的大身躯之下像个小世界。比尔在周庄的桥上走过去，引来一些人跟着。有一个老妇就扯扯阿三的衣袖，很内行地问：他是什么国的人？阿三说：美国。老妇撇着嘴不以为然地说：前几天来过三个英国人，带的照相机比他的大，是托在肩胛上的。这时，比尔和两个小孩攀谈上了。他们告诉比尔，有一户人家的灶间里，也开了一条河，船可直接走进房里。比尔就让他们带路去。两个小孩走在前边，就有别的孩子嘲笑他们，还向他们扔石子。他们险些儿就要打退堂鼓，还是比尔稳住了局势。他回过身邀请大家一起去，那

些孩子则红了脸，退缩了。中午饭以后，比尔和阿三再出现在周庄著名的双桥上，人们就已经熟悉了他们，甚至还有人问道，有没有吃过饭？本是当天就要回去的，可是下午的宁静留住了他们。等到夕照来临，将那桥下的水染金，炊烟也染金，比尔就更走不脱了。他听见了唱晚的牧歌。

他们就决定明天早上回去。

周庄的旅馆大约也是明清时代的，板壁的结构，推开二楼的窗，看着楼下沿水的街市，清明上河图似的。他们俩隔着一面板壁，各从各自的房间窗户伸出头去，看风景，聊天。黄昏的光线是很细致的，连水波都勾出了细纹，丝丝缕缕的。比尔背诵起《桃花源记》，阿三没一句接得上的，也没一句听得进的。想的是些别的事情。后来，天黑到头了，月亮又没升起来，竟连一线光也没有了。两人在一间房内坐了一时，心情忽变得惨淡，甚至有些后悔留在这里。各人都搜寻着话题，想渲染一下气氛，终也没有结果，便分手就寝。关灯前，阿三听见板壁上响了三记，她也叩了三响，彼此就算道了晚安。同时，还生出一点相濡以沫的亲切心情。夜里，阿三醒来一次，发现房内特别明亮，抬头一看，月亮正在周庄的天空。静静地想着，比尔就在隔了一层板的地方，似乎能听见他的鼻息声；可是待她敛息屏气仔细听去，听到的却是哪里传来的电视机里的节目声。阿三这才晓得，其实还不很晚呢。早晨，阿三起来一个人出去转悠。转悠到一处，见薄雾中有一个身影伫立着，走近去，那人转脸朝她一笑，原来是比尔。两人都有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情。

周庄之行使阿三和比尔亲近了一步，建立起一点个人间的关系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就好像两个文化使者似的，进行着友邦交

流。他们再坐到酒吧喝酒，双方的心情都有些变化。有一回，比尔新要了一种酒，让阿三尝尝。他将酒杯递近去，阿三伸过脖子，噙起嘴凑到杯沿上。忽然一抬眼，遇上比尔的眼睛，两人停了有一秒钟，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一秒钟里发生了。

阿三长的是一双猫眼，通常眯缝了细细一条望着你，忽然间却睁开了，又大又圆。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东方的神秘。当它们从垂帘的刘海后面对着比尔的时候，比尔的心就一颤，一股温柔的冲动击中了他。他第一次拥抱阿三，感觉到这小小的柔软无骨的身躯，觉着这女孩太像是九条命的猫变的。他把这个意思说给阿三听，阿三就问：为什么是九条命的？比尔说：在我们西方，就这么认为，猫能够死九次。阿三说：可我死一次就够了。比尔听了，就去吻她。发现她的唇舌也是神秘的，似开又似合。比尔激动难捺，不知把她怎么好。怀里这个肉体的暧昧不明，具有着极大的挑逗性，比尔始料未及。但他最终想到了中国女性的贞操观。汉语老师曾经给他们讲过一本中国古代的《烈女传》，给他留下崇高和恐怖的印象。于是，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了。

阿三提起的心放下了，却惶惶的不安。她想，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，叫比尔没了兴趣，或者是她太不够主动，也叫比尔没了兴趣。这天余下来的时间里，两人都有些沉闷，各自若有所失。分手时，比尔摸了摸阿三的脑袋，这叫阿三觉出，比尔还是对她有感情的。这天阿三回到学校宿舍，在帐子里好好地审视了一番她的身体。审视的结果是，她的身体没有问题，在灯光的暗影里，显得纯洁无瑕。可矛盾也在这里，它显然是不具备经验的。是不是这个扫了比尔的兴？但是，它们勤于学习。她伸了伸腿，在心里对比尔说。

第二天，阿三就着手创作一幅新画，看上去就像是一面壁画的草图。画的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女人，头发遮住了她的脸，直垂下来，变成了茂盛的兰草，而从她的阴部却昂首开放一朵粉红的大花。在一整幅阴郁的蟹绿蓝里，那粉红花显得格外娇艳。一周之后，新画完成，取名为《阿三的梦想》。在一个周末的大家都回家的下午，阿三把比尔叫到学校，在宿舍里向他展览了这画。比尔看了画后，向阿三提出一个问题。

他说：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，那么，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我知道，中国人对性不是这样的态度，那么，就是西方，而我知道，你并没有去过西方，我大约是你认识的第一个西方人。阿三却回答说：这画并不是描写性。比尔一时转不过弯，只得钻进牛角尖说：你可能认为不是，可在你的潜意识里，却一定是的。阿三就笑了：你正好说反了，这画意识里是性，潜意识里却不是。比尔被她搅糊涂了，把最先的问题也忘了。这时，阿三将床头上的一件绸衣服罩上她身穿的白色连衣裙，说：让我来向你表演中国人的性。说罢，又从同学床头捞了一件睡裙再罩上绸衣服，接着，又套上了第三件。就这样，她套了这层层叠叠，长长短短的一身走向比尔，非得仰起脸才能对住他的眼睛，说：现在，你来向我表演西方人的性。比尔望了她一会儿，动手将她的衣服脱下来，直脱到白色连衣裙，不禁迟疑了一下。可阿三的姿态是等待的，表示还没完结。于是比尔就脱去了她的连衣裙。

最后，阿三说：明白吗？千条江河归大海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比尔这才想起自己的问题，可是已经解决了。艺术和理论的铺垫，弥补了阿三经验方面的缺陷。比尔觉着她既天真又老练，身体含着稚气，却那么柔韧，有一股曲折委婉的刺激，非常地缠

绵。比尔不由自主了。

阿三的身子揉进了比尔的身子，脑子还是阿三自己的。有一刻她被惊惧抓住，觉着大祸临头。下一刻，欢喜却来了。总之，是不寻常。一阵暴风疾雨过去，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，很清醒的，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，将它遮住，不让比尔看见，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。晚上一个人的时候，阿三觉出了疼痛，可却是让她感觉甜蜜的。她仔细地体味它，这是一个纪念。

后来，比尔就对阿三说，他开始明白东方人对性的感受能力了，那其实是比西方人更灵敏、更细致的。比如，他曾经看过一些中国的春宫，还有日本的浮世绘，做爱的场面，是穿着衣服，有些还很繁复累赘，然而却格外地性感。阿三说，这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要比漫山遍野的红更加浓艳。他们又谈到各国的服饰，均以为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，要比西方人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。然后，他们就穿着衣服做爱，那种受拘束的忍无可忍使得欲望更加高涨。有时候，他们面对面地站着，比尔的手伸进阿三的衣服，那层层叠叠、窸窸窣窣的动静，真叫人心旌摇曳。里头的那个小身子不知在什么地方等着他，是箭在弦上的情势，比尔他何曾经历过啊！他想：这是人吗？这是个精灵啊！

与实际的做爱相比，阿三的兴趣更在营造气氛方面。她是花样百出，一会儿一个节目。像阿三这种发育晚的女孩子，此时还谈不上有什么欲念，再加上心思不在这上头，全想着比尔怎么高兴。同金发碧眼的比尔在一起，阿三有一种戏剧感，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在此都变得真实了。她因此而能够实现想象的世界，这全缘于比尔。所以，她就必须千方百计地留住比尔，不使他扫兴而

离去。阿三晓得自己在做爱上肯定比不过比尔那些也是金发碧眼的对手，她以为比尔一定有着对手，并且想起她们，也毫无妒意。她就想着从别的方面战胜她们。比尔曾经对她说过：你是最特别的。阿三敏感到他没有说“最好的”。她自知有差异，却不知如何迎头赶上，只能另辟蹊径。

他们做爱的地方通常是周末时在阿三的学生宿舍，也曾经到宾馆租过房间，但在那种地方，阿三的艺术全无用武之地。房间太干净，太整齐，也没有可供创作的材料。当然，有浴室，可这又是一个新课题，阿三完全陷入被动。她不知所措地站在淋浴器下面，水淋淋的，由着比尔摆布，倒是有了一点欲念，但是很快被沮丧压倒了。比尔从来不带阿三去他的住处，阿三很识相地从来不问，虽然心里有些嘀咕。但是，在宿舍有在宿舍的好处，那是阿三的地盘，她更加自如，想象力很活跃。冬天到了，宿舍里没有暖气，他们在一床床沉重的棉被底下做爱、取暖，于比尔都是新鲜的经验。午后的阳光模模糊糊地照进来，心里有一些颓唐，还有些相依为命似的。

一个外国人，频繁出入学生宿舍，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注意。先是班主任，后是教导处，最终是校保卫处，陆续找阿三谈话，要她严谨校风校纪，并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。阿三闭口不言，也对比尔闭口不言。但她悄悄地着手在校外租借私房。从他们地处南郊的学校，再继续往南去，有一个华泾村，村民都是花农，以种菊花为业。近些年家家新造了楼房，自己住不完，就向市区一些无房户出租。阿三就是到华泾村去租房子的。当阿三打点停当，带比尔到新租的房子里，正是华泾村晒菊花的日子。家家门前都搭着晒花架，铺着白菊花。他们穿行过去，上了二楼，走进

阿三的房间。温煦的阳光照在窗帘上，空气中洋溢着苦涩的花香，比尔真是有醉了的感觉。阿三把房间布置得很古怪，一个双人床垫放在正中间，一顶圆帐系在吊扇的挂钩，垂到地上，罩住床垫。他们就在那里面做爱。

然后，比尔让阿三坐在他的膝间，面对面的。裸着的阿三就像是一个未发育的小女孩，胳膊和腿纤细得一折就断似的。脖子也是细细的，皮肤薄得就像一张纸。可比尔知道，这个小纸人儿的芯子里，有着极大的热情，这就是叫比尔无从释手的地方。比尔摸着阿三的头发，稀薄，柔软，滑得像丝一样，喃喃地说：你是多么的不同啊！这就好像是用另一种材料制作出来的人体，那么轻而弱的材料，能量却一点不减，简直是奇迹。阿三看比尔，就想起小时候曾看过一个电影，阿尔巴尼亚的，名字叫做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。比尔就是“铜像”。阿尔巴尼亚电影是那个年代里唯一的西方电影，所以阿三印象深刻。她摸摸比尔，真是钢筋铁骨一般。可她也知道，这铜像的芯子里，是很柔软的温情，那是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。他们两人互相看着，都觉着不像人，离现实很远的，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。

有一次，比尔对阿三说：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，可是你的精神，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。这是他为阿三的神秘找到的答案。阿三听了，笑笑，说：我不懂什么精神才是西方的。比尔倒有些说不出话来，想了想，说：中国人重视的是“道”，西方人则是将“人”放在首位。阿三就和他说《秋江》这出戏，小尼姑如何思凡，下山投奔民间。比尔听得很出神，然后赞叹道：这故事很像发生在西方。阿三就嗤之以鼻：好东西都在西方！比尔又给她搅糊涂了，不知事情从何说起的。但比尔还是感觉到，

他与阿三之间，是有着一些误解的，只不过找不出症结来。阿三却是要比比尔清楚，这其实是一个困扰着她的矛盾，那就是，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做一个中国女孩，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，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。由于这矛盾，就使她的行为会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形。还有，就是使她竭力要寻找出中西方合流的那一点，以此来调和她的矛盾处境。

现在，她特别热衷于京剧的武打戏。她对比尔说：如果能将《三岔口》中人物动作的路线显现与固定下来，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？她把所记录下来的《三岔口》的动作线条用国画颜料绘在一长幅白绢上，在比尔生日那天，送给他作为礼物。比尔很喜欢，当作围巾系在羽绒服的领子里。然后，两人就去吃自助餐，在一家新开的大酒店里。

正好是感恩节，人特别多，大都是美国人，比尔的几个同事也在，隔了桌子招着手。阿三今天化了很夸张的浓妆，牛仔服里面是长到膝盖的一件男式粗毛衣，底下是羊毛连裤袜，足登棉矮靴。头发束在头顶，打一个结，碎头发披挂下来。看上去，就像一个东方的武士，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小姐走过来点蜡烛，很锐利地扫她一眼，这一眼几乎可以剥皮。这些地方的小姐都有着厉害的眼睛。阿三不免有些夸张地笑着，嘴里的英语也比平时用得更多。同比尔一起去买菜时，她一路同比尔聊天，停停摸摸，流连了许久。最后她挑了一小块蛋糕，插上蜡烛，让比尔吹灭，说：生日快乐！比尔头晕晕的，盯着阿三说：你真奇异。阿三注意到，比尔没有说“你真美”。

出酒店来，两人相拥着走在夜间的马路上。阿三钻在比尔的羽绒服里面，袋鼠女儿似的。嬉笑声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传得很

远，两人都有着欲仙的感觉。比尔故作惊讶地说：这是什么地方？曼哈顿，曼谷，吉隆坡，梵蒂冈？阿三听到这胡话，心里欢喜得不得了，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，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。比尔忽地把阿三从怀里推出，后退两步，摆出一个击剑的姿势，说：我是佐罗！阿三立即做出反应，双手叉腰：我是卡门！两人就轮番作击剑和斗牛状，在马路上进进退退。路灯照着，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奇形怪状的。有人走过，就盯着他们，过去了，还回头看。他们可不在乎，只顾自己乐。闹了一阵，阿三重又钻进比尔的羽绒服里。这时，两人就都安静下来，静静地走着路，有时抬头看看天。深蓝的天被树枝杈挡着，空气是甜润的。

比尔谈起了童年往事。他的父亲是一个资深外交官，出使过非洲、南美洲和亚洲，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地方度过。阿三问：你最喜欢哪里？比尔说：我都喜欢，因为它们都不相同，都是特别的。阿三不由想起他说自己特别的话来，心里酸酸的，就非逼着他回答，到底哪一处最喜欢。比尔就好像知道阿三的心思，将她搂紧了，说：你是最特别的。这时候，阿三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：比尔，你喜欢我吗？比尔回答道：非常喜欢。由于他接得那么爽快，阿三反有些不能满足，觉得准备良久的一件事情却这么简单地过去了。她想：下一回，她要问“爱”这个字。比尔对“爱”总该是郑重的吧！可是，她也犹豫，问“爱”合适不合适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与“爱”有没有关系呢？阿三不知道比尔是怎么想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。

阿三租了华泾村的房子，与比尔的约会倒比过去少了。一是路远，二是一个外国人出现在农人之中，多少有些顾虑。每一次